



粘文焕被分配到卫生队，不能拿枪作战让他有些情绪。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战场救护的学习后，他认识到救护伤员与打仗同样重要。在胶东保卫战一场激烈的战斗中，面对敌人的攻势，野战医院紧张救护、撤退，为了击退敌人，粘文焕怀着满腔仇恨准确地扔出了手榴弹。



分入卫生队战场救伤员

战场救护从头学起 听班长讲作战经历

在卫生队，一切得从头学起。创伤如何止血、伤口如何包扎、骨折怎样固定、伤员怎样搬运等等。带我们实习的军医李书新瘦削的脸，苍白得好像没有一点血色，干柴一样的身躯像会被大风刮倒，说话声音又尖又细。那天我给伤员换药没先洗手，还挨了他一顿批，说要养成卫生习惯，怕感染了伤口。我硬着头皮学，不时想起战友初和光、谭洪福他们。他们上战场了吗，又打了几个胜仗？可我连支枪也没发。见了谭洪福他准又得说：“兄弟，还比不？”

“哎，学的咋样？工作适应了吗？”晚饭后，我和于班长坐在一个土堆上乘凉。“凑合吧，连支枪也没发。”“你别老想着打仗。照顾伤员更是重要。你别不信，你学会了，以后要

当了军医，能抢救好多伤员呢，像李军医一样。”“我才不要像他一样呢，娘娘腔。”“你可别小瞧李军医，觉悟可高呢，医术也高，是青岛医科学校毕业的，前几年为抗日参加了八路军，救治了好多伤员，战士们可喜欢他呢。”于班长继续说，“我也是调来卫生队不久，去年解放掖县时我负了伤，那天下着大雨，是谭秀玲带领青妇队员组织的女子担架队救了我，十几里山路，小谭的肩被压破，鞋被粘掉，脚划出了血。她怕雨水感染了伤口，就脱下外衣盖在我的身上。伤好后，指导员把我留在了卫生队。”于班长的眼圈红了。小谭主任那稚嫩的小圆脸立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“班长，你放心吧，到了战场，我一定像谭秀玲她们一样。”

扔手榴弹又远又准 救护伤员紧急撤退

天边划出一道闪电，接着滚来闷闷的雷声，暴风雨要来了。

“快，快！担架！把包扎好的伤员运走！快，快！下一个手术！小粘把牺牲的同志背出去！”李军医尖着沙哑了的嗓音喊着。从早晨敌人进攻开始，伤员不断下来，他瘦弱的身躯已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。

野战医院临时搭建在山坡下的一座破庙里，远处枪炮声响成一片，我们警备旅在顽强地阻击着数倍于自己的敌人，掩护大部队运动到外线作战。山坡下就地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，今天我已经背进去第15个没抢救过来的伤员，他们有的肢体不全，有的满脸血污，我们来不及擦洗干净。

1947年9月，国民党军发动了“九月攻势”，以三路主力，20多万人，在海、空军配合下，由潍县至青岛一线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，首先攻取平度、莱阳、烟台，妄想将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压缩在胶东半岛的“牛角尖”内加以消灭。这是胶东保卫战打响后的普通一天。激烈的阻击战直到傍晚时，枪炮声才不那么密集。9月18日，胶东解放区中心莱阳县城失守。

“掩埋好烈士，赶快撤！”于指导员喊着。警卫班和我们向摆放着烈士遗体的大坑里填土。“要填平！敌人快上来了。”我们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，更不可能有墓碑。

就在这时，两个担架队员抬着一个伤员冲进来。“快！把伤员搬到台子上去！小粘打个下手！”李军医说。“初和光！”我惊讶地喊道。他的右小腿以下被炮弹崩碎，上面用绷带扎死，露着白白的骨髓。“小粘，止血、消毒、处理伤口，得截肢。”李军医准备手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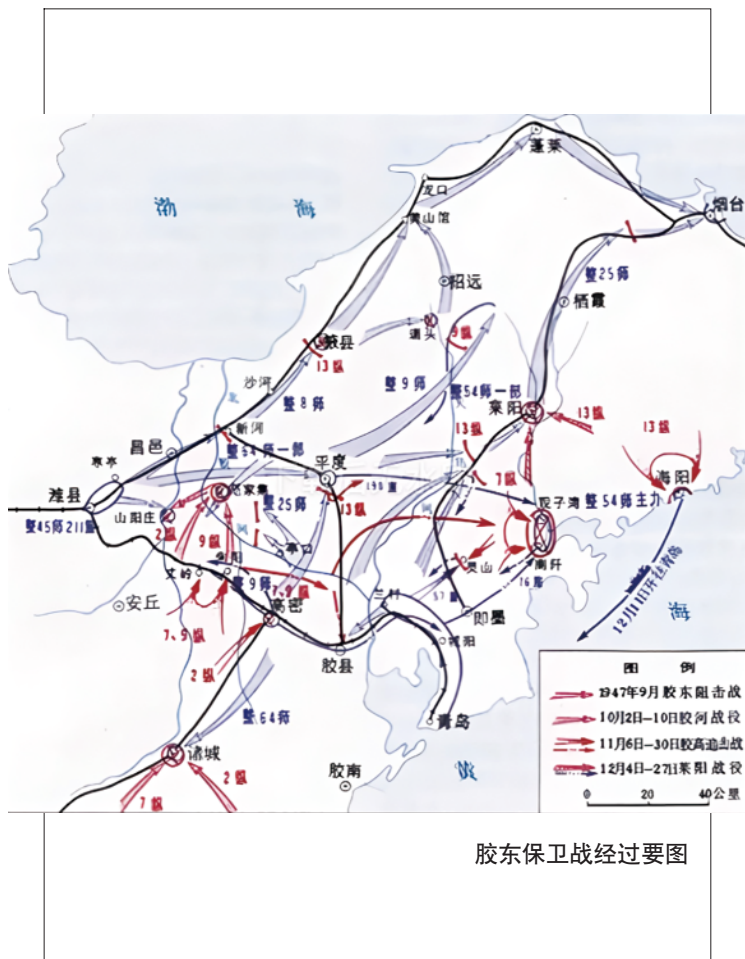
初和光脸色苍白，我握着他的手：“和光，你咬住毛巾，麻药用完了，会痛，李军医给你治疗，放心呀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好。”“不，不，先救连长！于连长！”初和光突然喊道。“你说啥？于连长咋了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在水沟里发现的他，一条腿露在外面，水沟上的人都被炮弹炸没了。”担架队员说。“赶快手术！于班长，你带警卫班掩护医护人员先撤！”我心里一颤，回头看于指导员正站在身后，她用手背抹了下眼睛，充满泪花的双眼透着坚毅。“不，我留下！指导员，你带他们先撤！”于班长大声说。

“我们完成了阻击任务，我们连大半人都牺牲了。我跟连长最后撤下来。刚向下撤，敌人又开始炮击。我听到一声尖锐的啸声，好像炮弹就在头顶上下来。连长猛地把我推到水沟里，炮弹就爆炸了……”初和光告诉我们。“指导员，别管我了，抬着我你们赶不上大部队的。”初和光着急地说。

“指导员，伤口我都处理好了。”李军医说。“可以先送到可靠的老乡家养伤。”于指导员说。“前面就是谭家店村了。”我看到了村口的那棵老槐树。“不能送到谭家店村，这村还乡团最凶。”担架队员正说着，敌哨兵发现了我们。好几个没穿军服但戴着国民党军帽的家伙呀呀叫着扑过来，胡乱地放着枪。“啪！”于班长先撂倒一个。

“啪啪啪！”指导员连发的驳壳枪打得他们不敢抬头。“撤！小粘，扔手榴弹！”指导员喊道。我猛地跃起，接连投出两颗手榴弹。“轰！轰！”这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，可以和谭洪福比试一番，因为我们的心中都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。



胶东保卫战经过要图

不情愿分进卫生队 指导员耐心讲缘由

一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，我们重新作了分配。

“快走吧，就等你了，咱俩一起。”于班长说。“我不去卫生队，我要去部队。”我气呼呼地说。“卫生队不是部队？”

“我要去能打战的部队。”“我不也去了？”“你原来就是卫生队警卫班的。”“你小子别不识好歹，你可是于指导员亲自挑的。她说你上过学，有文化，医疗救治得有文化才行。还说看过你的训练，夸你机灵，到战场上抢救伤员准错不了。咱独立团归属新组建的警备旅，野战医院设了三个卫生大队。你我在一大队，我还是警卫班长，于指导员是一大队指导员。再说了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一切行动听指挥你忘了？快走吧，别等指导员熊你。”

“初和光比俺还有文化呢，他咋不去？”路上我还不服。“于连长把他挑去连部做通信员兼文书了。别说，他两口子还真会挑人。”于班长说。“你说

啥？”“妈呀，说漏嘴了，指导员不让说。”“干脆告诉你吧，咱于指导员和于连长是两口子。你可保密。”于班长这个胶东汉子也是快人快语，一边走，一边说。“指导员、连长和我都是一个村的，他俩打小一块长大，抗战时期，指导员在乡学教书，是秘密党员。”

“不情愿来卫生队吧？”于指导员笑咪咪地看着我说。“你咋知道？”我看了于班长一眼问。“咱刚到啊。”班长说。

“看看，我没说错吧。以前来的几个男兵也这个样子。”指导员继续说道。“卫生队工作可不简单，你得先从基本的战场救护学起，把伤员早救下一分钟，就有生的希望。要掩护伤员，还要保护好自己。解放莱阳城时，咱卫生队也牺牲了一名同志。重活、累活，女同志不行，还得你们男同志上，好好干啊。”“请领导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！”我挺起胸脯说。“我说吧，机灵鬼，没看差你。”于指导员说。